

WUYE
KUAI CHE
ZHI
HUANGJIN
GONGDIAN

午夜快车三部曲

黄金宫殿

[日] 泽木耕太郎 著
陈宝莲 译

欧亚大陆放浪行

风靡日本二十余年，
畅销达百万册的旅行文学名著！



WUJIE
KUAI CHE
ZHI
HUANGJIN
GONGDIAN

午夜快车三部曲

黄金宫殿

欧亚大陆放浪行

[日] 泽木耕太郎 著
陈宝莲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Shin'ya Tokkyu

by SAWAKI Kotaro

Copyright©1986,1992 SAWAKI Kotaro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Japan by SHINCHOSHA, Tokyo.

Chinese(in simplified character only)translation rights arranged with

SHINCHOSHA, Japan

through THE SAKAI AGENCY

and BARDON - CHINESE MEDIA AGENCY.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20-2003-160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金宫殿/(日)泽木耕太郎著;陈宝莲译.一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

(午夜快车:欧亚大陆放浪行)

ISBN 7-5633-4296-6

I.黄… II.①泽…②陈… III.长篇小说-日本
-现代 IV.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5808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www.bbtpress.com

出版人:萧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64284815

保定市印刷厂印刷

(保定市西二环江城西路 邮政编码:071051)

开本:889mm×1194mm 1/32

印张:6.5 字数:121千字

2004年1月第1版 2004年1月第1次印刷

定价:1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晨曦——起站	(1)
第二章 黄金宫殿	(15)
第三章 骰子之舞——澳门	(63)
第四章 从湄南河出发——马来半岛(一)	(105)
第五章 妓女和小白脸——马来半岛(二)	(137)
第六章 海的对岸——新加坡	(183)

第一章 晨曦——起站

我整理公寓的房间，连书桌抽屉里面的一圆硬币都不放过，凑成一千五百美圆的旅行支票和四百美圆现金，抛下一切工作旅行去也。

1

那天早上醒来时，心想不能再这样犹豫不决了。

我在印度的德里，正迷惘着是该南下果阿(Goa)，还是北上克什米尔？

听说果阿是嬉皮的乐园。虽然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乐园，至少，只要在德里或加尔各答几分之一的花费就可以在那阳光灿烂的果阿海岸轻松过活的说法不假。

另一方面，克什米尔是印度的高级避暑胜地，虽然不能期望像在果阿那样轻松生活，但那是我心向往、惟一能近距离仰望终年瑞雪封顶的喜马拉雅群峰的地方。

(是选择金黄的果阿呢，还是银白的克什米尔呢？)

我拿不定主意，就这样迷惘不决地留在德里，无所事事地过日子。

离开日本就快半年了！

我整理公寓的房间，连书桌抽屉里面的一圆硬币都不放过，凑成一千五百美圆的旅行支票和四百美圆现金，抛下一切工作旅行去也。

对我来说,这一千九百美圆是一笔大钱,但实际启用后,消费速度快得惊人。旅行再怎么省,也不能饿着肚子不吃、不找地方睡觉。当我一张又一张用掉那叠越来越薄的旅行支票时,难免产生究竟还能再旅行多久的不安。

但是,那天早上我直觉不能再这么蹉跎延宕,未必是因为钱的因素。

生活在德里

德里是由新德里和旧德里两个地区组成,我下榻的旅馆在新德里火车站后方宽广的大市场一隅。面对人潮汹涌、骚乱而充满生气的大街,四周杂货店、鞋店、布店、锁店林立。

香辛料店里飘散出金属盆中堆如山高的红辣椒、郁金根粉、肉豆蔻、黑胡椒、芫荽等数十种香辛料交织的冲鼻味道,笼罩整个市场。那味道飘入旅馆,沁入房间的墙壁、天花板和床上。

我的房间当然不是单人房,是间大通铺,在与外面街道相连的泥土地上随意摆着十几张印度式床铺,总之是个可以遮风蔽雨、不必睡在泥土地上的旅馆。当然也没有旅客会对这一晚只要四卢比的超廉价旅馆要求太多。

老板坐在面对大街出入口的破桌子前,整天茫然地望着行人和人力车来来往往。客人交给老板四卢比(约一百四十日圆),就有躺在空床上的权利。旅馆里整天晃荡着把一张床的空间当做自己所有空间的年轻人。

他们来自德国、法国、荷兰、英国,还有日本。虽然国籍和肤色不同,但就观光而言都是在印度滞留太久的旅人。他们只在吃饭时闲晃出去,回来后就窝在自己床上吸大麻。市场附近的廉价餐馆约五六十日圆就能饱餐一顿。只要美金一圆,足够一日生活所需。

不仅是德里,在加尔各答、瓦腊纳西[Varanasi,印度北方邦城市,为印度教七大圣城之一,瓦腊纳西还是佛教、锡克教和耆那教圣城。——译注]甚或尼泊尔的加德满都(Kathmandu),最低级的廉价旅馆里都有许多浸身在一美圆过一天、有如沉淀物般懒懒地躺在床上不动的年轻人。或许,我也是其中之一。

德里这家旅馆虽然不及加德满都那一晚只要七十五日圆的超廉价,但住起来感觉不坏。虽然住客未必是只住一两晚、翌晨又精神抖擞迈向下个目的地的旅人,但也几乎无人还有多余气力管别人闲事。只要不主动开口,没人搭理你,能够享受和外界完全疏离的时刻。这种无重力状态虽无刺激,却有股奇妙的安逸。

例如,早上一睁开眼,就想着今天要干什么。想了半天还是没什么主意,于是再闭上眼,动都不动一下又睡去。不久,周围的人一个接一个起来。隔一会儿,我也下床,穿上微脏的旧衬衫和印度的宽松棉裤。起床后并不急着找事做,总之先离开床边,走到旅馆外面的街上。第一个走访的是附近的茶店。

茶在印度是指红茶。印度红茶不是英国那种装模作样的喝法,而是把红茶、牛奶和糖一起倒进锅里煮开,滤掉茶渣,倒进杯子里。虽然粗简,但浓郁的牛奶茶胜过一切。我尽量省下少得可怜的盘缠,不吃早餐,代之以一杯牛奶浓茶。

动作熟练的茶店老板把只在桶里浸一下就算洗过的杯子放在托盘上,满满倒上一杯奶茶。我先吸掉洒在杯托上的茶汁,再以口就杯。太烫时,就把茶一点一点地洒在杯托里,边呼凉边喝。在印度,这样一杯茶只要二三十个比塞塔(Paisa,一卢比的百分之一)。我就和印度闲人一起喝着这仅消七八日圆的奶茶混时间。

但喝得再慢,也不可能耗掉一整天。看看表,还不到九点,于是再度走向街上。

太阳已高,热气黏黏地缠着身体,漫无目标的脚自然走向康·诺特区(Connaught Place)。

康诺特区是新德里最繁华的地区之一，到了那里，总会遇上什么。虽然可能遇上麻烦，但可免去无聊。咖啡厅里，有来自各国的旅人，信步走过圆环的周边街道，总会碰到一两个要买黑市美金和兜售假机票的人。跟那些家伙打打交道，闲逛几间商店，总算挨到中午。

我在糕饼店买了无馅的橄榄面包(coupee pain)和像保龄球瓶似的一大瓶牛奶，走到附近公园的树阴下。望着动作迟钝、闲晃的野牛，慢慢享用午餐。可是，才下午一点钟。没办法，今天下午就去国立博物馆(National Museum)看看吧！

进到馆内，望望大腹便便因数千、数万只手掌摸过而显现奇妙光泽的神像，看看喜欢的工笔画，瞧瞧古色苍然的耆那教[Jain，公元前六世纪在印度兴起的二元论禁欲主义宗教，尊筏驮摩那为教祖。——译注]经典后，这已来过多次的博物馆内已经没有什么想看的東西了。

我到休憩室喝茶，在六十五比塞塔买来的航空明信片上写起不知给谁的信。但是才写下开头一行，就发现没有东西好写，只得作罢。

归途时觉得有点累，搭巴士回旅馆附近。好不容易钻上挤爆的巴士，单手钩住扶手，拼命抓紧以免被甩落车下。下车后，感觉更累，不觉苦笑。走进市场入口处一家小果汁店，要杯榨芒果汁。这是我一天下来惟一的奢侈。

回到旅馆，躺在床上稍事休息，当太阳西沉、感觉有些凉爽时，我去市场的餐馆吃晚饭。

我固定吃一客约七十日圆的客饭。饭菜都装在一个大盘子里，很简单。类似咖喱的炖蔬菜是主菜，配上酥饼或米饭，还有附汤、一片生洋葱，最后是像乳酸饮料的甜点。

我先看看眼前这一天之中最初也是最后一顿的豪华正餐，然后用右手三根指头搓捏菜汁和饭，艰难地送进嘴里。

吃完饭,能做的事就只剩下睡觉了。回到旅馆,躺在床上发呆。夜更深,四周的伙伴各自准备就寝。各自在木头柱子吊张网就算床的印度式睡床里摆好舒服的姿势。有人穿着白天的衣服就睡,有人裹着一条床单,有人盖着一块浴巾大的布。但多半还是铺着睡袋,钻进里面睡。房间和室外只隔着一块木板,清晨时相当冷。

我也是把睡袋垫在吊网上,光着上身钻进里面。其他人也几乎裸着上身,只穿着裤子,把现金和护照塞在裤袋里,或放进皮夹系上带子、紧紧抱在胸前。这不是怀不怀疑室友的问题,而是睡大通铺的人为了避免纠纷的最起码规矩。我也是把重要的东西抱在怀里,听着吸食大麻过度的男孩的哧哧笑声,和平常一样,不快不慢地进入梦乡……

5

那天,醒来时外面街道已展开早晨的喧嚣,印度人起得早。这个市场也不例外。还不到七点,街上便熙来攘往,没铺柏油的路面漫起沙尘滚滚。朝阳强烈地穿透沙幕照进房间里。晨曦中沙尘闪闪发光,鲜明地漂浮在笔直的光束里。我躺在床上,稍微偏一下脸就可以看见那光景。可是,我没有饱眠后的神清气爽。

(又是早上了吗……)

我的视线离开那光,漫不经心地把脸转到左边。那边睡着法国年轻人。因为同房的荷兰人叫他皮耶,大概这就是他的名字。我看着皮耶的睡脸,暗自惊讶。太颓废了!仿佛看到了不该看的东西。那时我想到的,就是不能再这么犹豫不决了。

我看皮耶时,他已经醒了,但是他毫无起床的意思,茫然望着天花板。他的侧脸浓浓渗出的疲倦感让人难以相信他已经酣睡一宿,眼睛空虚地让人背脊发寒。没错,起来后要做什么?去动物园看白老虎吗?还是去拉吉河阶火葬场(Raj Ghat)凭吊圣雄甘地?或是……但是,这一切皮耶都已经做过了。

他告诉我,出来旅行已经四年半了。他先到加拿大,再从美

国到日本,经由澳洲来到中南半岛,再到印度,经过中东,回到法国,但无法安顿下来,又飞回印度,漫无目标地漫游次大陆,正迷惘今后该怎么办。他是个开朗的男孩,我头一回见到他,就突然想起日本的童谣:

笼中鸟,笼中鸟,
笼子里的小小鸟,
何时何时飞出来?

他的空虚是怎么回事?明明该和笼中鸟不同而自由飞翔的,却蜷缩在异国廉价旅馆的微脏睡袋里,大清早就茫然望着天花板动也不动。他那模样,让人感到阴气逼身般不寒而栗。

6

我会悚然而惊,是因为这并非与我绝对无关。有一天我未必不会像皮耶那样眼神空洞地望着天花板。不,就在昨天还是前天,我不也用那种眼神望着天花板吗?我和皮耶不同,我还没有陷入那无底沼泽般的颓废里。

快!我必须尽快离开这里!果阿或克什米尔固然不错,但更重要的是先离开印度。只要留在印度,总有一天会像皮耶一样,沉淀在某个廉价旅馆里,完全丧失动的意愿。没错!是该再出发的时候了!

我以异于往常的速度从床上跃起,开始收拾睡袋。周围的人惊讶地看着我的匆促举动。其中也有人以为我做了噩梦而冷眼凝看,但我感觉到全身上下涨满了久违的气力。我拼命告诉自己,别错过了这份昂扬感!走吧!从德里到伦敦!搭上野鸡车,到要去的地方看一看!

离开旅馆时天色已晚。本来早上就下定决心,即时出发就

行,可是受到通行证事件的拖累,落到傍晚才仓皇奔出旅馆的下场。说是事件或许有点夸张,其实只是我受到旅馆老板太想做生意的戏弄。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太粗心,没有搞清楚就盲目听信人言。

通行证是印度和巴基斯坦外交关系恶化后,欲以陆路穿越两国国境者必须持有的许可证。我还没拿到那份文件,不幸的是,那天是星期六,市政府不上班。

我问坐在桌前默默望着大街的旅馆老板:“国境那边可以办通行证吗?”

可是他好像没听懂,一副不解的表情。

“就是从印度到巴基斯坦时签证以外的必备文件啊!”

我边说边比画,他好像终于懂了,断然说:“国境那边不能办!文件只能官署签发。今天是周末,星期一申请,星期二就下来。你还得在我旅馆待三天。”

这三天对已经决心离开的我来说太长了,可是没有通行证也没办法。我只有尽量安抚驿动的心,照常打发那一天。

傍晚时,我想到还不知道要去哪里申请通行证,就问正好还在床上的皮耶。他现出讶异的表情:“通行证?那东西老早就不用了。”

“真的?”

旁边另一个人也说不需要。他一个月前才从巴基斯坦入境,应该没错。我暗叫不妙。让旅馆老板给耍了!是我自己轻率失策,怨不得别人,但终究按捺不住怒气,跑去质问老板。

“不是已经不用了吗?”

老板睁大了眼睛问:“什么啊?”

“通行证。”

“通行证?那是什么玩意儿?”

“……!”

我无言以对，呆呆地望着老板好一会儿，赶紧手忙脚乱地收拾好行李奔出旅馆。

我赶到新德里的火车站，走向站内的旅游询问处，想打听开往国境的巴士资讯。可是询问处的年轻职员冷淡地说，这里提供铁路资讯，不是查询巴士资讯的地方。已经习惯印度官僚主义的我不肯罢休，请他至少告诉我巴士在哪里发车。

“到什么地方？”他不耐烦地问。

我也没有特别的目的地，摊开地图，指着眼睛看到的阿姆利则[Amritsar，印度旁遮普邦城市，是锡克教中心。——译注]。他表情更加不悦地说，既然到那里，就坐火车，这里有车过去。

“我想坐巴士。”我说。

他有些生气：“为什么？”

“就是想坐。”

这答案好像激怒了他，他用周围所有人都吓得转过头来观望的大声连珠炮似的吼着。

“为什么非要坐巴士去？火车不是更好、更舒服，又快又安全！”

他说的都有道理，我边听边点头后说：“我还是想坐巴士。”

我这么坚持，就连他也不得不举手投降，一副随你喜欢就好的表情。

旅行之始

为什么要横越欧亚大陆？又为什么要坐巴士呢？实际上我自己也不清楚，只是当初离开日本时突然想要走一趟欧亚大陆看看。

没有理由。不过，决定从陆路走欧亚大陆，也不能说是没有一丁点儿理由。我是想离开日本后尽可能沿着陆地前进，以了解

这个地球到底有多大。就算只是都市到都市、点和点之间的单线移动,也能借着越过几个国家的陆地来感受那种距离感。那和我初次出国踏上韩国汉城土地时,心想从这里到底要走多远才得到了巴黎的感慨相连。

但是,选择巴士,何况是搭野鸡车作为横越这条陆路的交通工具,也只能说是有点异想天开吧!

真的能从德里一路搭汽车到伦敦吗?

离开日本前和朋友谈起要这样子横越欧亚大陆,赞否意见各半。只是当他们听到所谓汽车是野鸡车时,意见已是九比一,当然,否定的占绝对多数。他们说就连从伦敦直达德里的观光巴士都还像“虚幻巴士”般捉摸不定,搭野鸡车就更不可能了。少数赞成可行的朋友的理由也颇怪异,说什么以前有丝路,因此现在一定有公路,有路的地方就有骆驼,现在汽车取代骆驼,巴士也是汽车,怎么可能走不通呢?

于是,我和认为不行的朋友打赌我能如愿搭野鸡车从德里直抵伦敦。约好一个人一千圆,我先收钱,如果输了,加倍赔偿。我一边收钱一边放话:

“你们好好等我三四月后从伦敦中央邮局打来‘本人成功矣’的电报吧!”

可是,从我离开日本,漫游中国的香港、澳门,东南亚,而后印度、尼泊尔,还没抵达出发点的德里,早已耗掉了四个月,只好坦坦地把那个赌注当做是朋友的钱别资助,再继续这有些艰难的旅程。但我也开始怀疑,果真抵达了伦敦,还要发那封“本人成功矣”的电报吗?

从德里到伦敦距离多远呢?

根据康诺特区兜售假机票的人给我的新加坡航空路线图,是六千五百公里,地球一周是四万公里,相当于六分之一。但坐巴士的话,包括绕的路,肯定超过两万公里,几乎绕了半圈地球。

这么长的距离乘坐一路颠簸的野鸡车，屁股受得了吗？会磨破吗？不会遭山贼打劫吧？会不会在途中停车，在沙漠正中央把我扔出车去？我是一点底都没有，担心个没完。

其实从德里到伦敦的汽车之旅，最大的困难不是山贼、胃下垂，也不是屁股磨破，而是新德里火车站那年轻职员“应该搭火车去”的偏见。

大部分人坚持我该坐火车，其实也不能说是偏见，甚至可说是正确的建议，或许他们是出于善意，但是强要我接受，让我非常困扰。

当然，我不是没有心虚之感。人家问我为什么要坐巴士而且还要坐到伦敦时，我说不出让人满意的答案。想要攀登圣母峰，因为山就在那里；想要横渡太平洋，可以说我有游艇；但是坐巴士到伦敦，实在没有让人心服的理由。能说因为有那班巴士吗？即使我想这么说，也因为还在四处奔波找寻那班巴士而说不出口。说因为那里有路吗？但日本也不是没有路啊！

说穿了，我其实不是为任何人，也不是为了增加知识、探讨真理或做报导，更不是热血沸腾的冒险，我只是想做一件毫无意义的任谁都可能但只有异想天开的家伙才会去做的事。

或许我真的是犯了“认真却异想天开”的严重矛盾的毛病，但我不知道如何用异国的言语向异国人说明这种心态。

遭到旅游询问处职员的冷淡回应后，我有些无所适从地伫立在新德里火车站入口。站前徘徊的饭店拉客黄牛上来搭讪：“怎么啦？”

我说明情况，他没有无聊地问为什么要搭巴士，只是亲切地告诉我，德里火车站南边的巴士总站有班下午七点三十分开的车。我看看表，只剩下三十分钟，我匆匆往前跑，不知为什么，他也跟着快跑，帮我拉来一辆停在附近的三轮计程车。起先我觉得坐计程车太浪费，但继而一想，如果舍不得这点钱没赶上巴士，又

得回那间廉价旅馆不可。虽然有点不舍，还是催着计程车快走。

这计程车其实就是马达三轮车。我从来没有坐过，但应该不贵。拉客黄牛向司机说明地点，我谢过他后上车。

但是我虽然急，引擎却迟迟发不动。我下车和拉客黄牛一起在后面推，车子好不容易发出吧嗒吧嗒的嘈杂声音。

成了成了！我用日语小声说，但这安心嫌过早了些。

3

司机鼻下蓄着胡须，但是相当年轻。走没多久，便在汽车维修店前停下。我虽然急着赶路，但他可能也有要事。耽误个两三分钟也没办法，就忍耐一下吧！可是，我太天真了。

他拼命和维修店老板交涉，但是老板不理他。交涉何止两三分钟，简直没完没了。看样子像是司机没钱，想赊账修车，老板只嫌他啰唆地一直挥手。

这当中司机不停地指着我这边。我半开玩笑地想，他大概说是拿那家伙的车资付工钱吧，没想到司机真的走过来：“可以先给我三卢比吗？”

车子的状况真的很糟。他说，我给他三卢比的话，加上他自己的二卢比，就是五个卢比，付给老板，就会帮他检查车子。

我虽然有不祥的预感，心想车资恐怕还不到三卢比，可是如果在这里拒绝他另寻计程车，不知道还赶不赶得上开往阿姆利则的巴士。我照他说的把钱递给他。不幸的是，我那不祥的预感竟然那么准确。

老板仅将引擎咔嚓咔嚓地拉扯转动两下就算修理完毕，我怀疑这样真的修好了。无论如何，司机再发动引擎时是和先前不一样，只一转动钥匙就发动了。

这马达三轮车拆掉后面的载货平台，装上硬椅子扣上遮风挡

雨的篷子，就载着客人奔驰大街小巷。乘客如果没抓稳很可能被颠落车下。此刻，这辆马达三轮车声音霸气十足地奔驰在新德里到旧德里的漆黑夜路上。

顺利地奔驰一段路，来到加油站前时，司机又停下车子，关掉引擎。说是没有汽油了，又说再也不能开了。接着，一边窥探我的脸色一边提议：“我想开进去一下。”

我看穿了他的诡计，假装不知情。

“进去那里好吗？”

“随便你。”

我不睬他，他果然吐出我预料中的台词。

“可是，我没钱。”

“这不关我事。”

“车子不能走也无所谓吗？”

这话惹火了我，我说，既然这样，我连到这边的车钱都不给，另外找辆车！说着，便跳下车，他慌忙说不要不要，车子还能走，马上发动了引擎。

车子又开始奔驰在夜路上。约莫跑了五六分钟，来到几乎不见人迹的辽阔空地。

“是这里了。”

可是，巴士站却看不到巴士，不是很奇怪吗？

“怎么不见巴士？帮我找找看！”

于是他说不是这里，又发动引擎。他想早点儿赶我下车好拿到一点钱的心态昭然若揭。我怒由心生，大吼没坐上巴士绝对不付钱。竟有这么打混的家伙，我已经气昏头了。

“别给我搞鬼！”

我不觉用日语吼出这句话。怪的是，话一说出口，我的怒气突然消失无踪，反而觉得这个贼头贼脑的年轻司机可亲起来，不知从何恨起。

想想看，他要客人出钱修车、买汽油的点子还真不赖。我改变想法，和他聊起来，还真的颇有意思。根据他一点一滴地——话虽如此，为了压过引擎声音，两个人不得不扯着喉咙——说出来的话，他二十一岁，名叫兰巴特，来自北方农村。

“你几岁？”兰巴特问。

“二十六。”我大声回答。

“孩子呢？”

“啊？你说什么？”

“你几个孩子？”

“别说孩子，连老婆都没有。”

“真的？都二十六岁了。”

“奇怪吗？你呢？”

“四个。”

“老婆吗？”

“不是，是孩子”。

“你真的才二十一岁？”

他没有固定职业，这辆马达三轮车也是别人的。虽然租了一天，从早上起几乎就没有生意。明天早上还得随车还租金，说到这里时，他的声音有些悲哀。

到加油站时他又停车。这回像是真的开不动了，没办法，我只好先垫汽油钱。走了一段，又停下来，检查引擎……到这个地步，我早已死心，怕是赶不上七点三十分的巴士了。此刻的心境已经是纵使和他一起待到明天早上也不会有怨言了。

一路拖拖拉拉、摇摇晃晃地总算到了巴士站。当然，手表时针早已绕过八点。但，是老天助我吗？开往阿姆利则的巴士竟然还没开车！

我让司机等一下，兴奋地冲上巴士一瞧，所有乘客都怒眼瞪我。竟然客满，而外头还有挤不上这班巴士的几乎可坐满一辆车